

世界

文学大师

鲁李主
越洁编

与

3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世界
文学名著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不可抗拒的诱惑！

浩浩荡荡的人类文明史，造就出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也造就了浩浩荡荡的文学作品。在这浩浩荡荡的文学大军和文学作品中，能称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却不多。大师与名著虽然不多，却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瑰宝，是文学星空中的璀璨明星。

人类要健康发展，则须不断地继承与发扬人类文明长河中最精华的部分。

然而人生有限，求知无涯。人的一生，需要学习的知识很多，由于种种原因和限制，用来求知的时间却很少。用智慧武装起来的人，比用华丽衣裳装饰的人亮丽百倍。而智慧又是由素质决定的。而素质决非一朝一夕修养好的。一个素质高的人，肯定也是充满智慧的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的各方面素质都要高，各方面素质都要修养。就文学素质修养而言，凭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一生中也难把世界文学大师的名著读完读透（虽然名著不是很多），因此，想一览大师名著风范，就得寻求一条通往文学圣殿的捷径。基于此，我们组织了当今在文学界、文学评论界比较活跃的部分学者、教授、专家编写了这套《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为那些孜孜以求的学子以及渴望提高自身素质的人们铺一条红地毯，从而使他们轻松自如地步入文学的殿堂。

《世界文学大师与世界文学名著》，既有别于泛泛介绍世界文学大师的著作，又有别于改写、缩写世界文学名著的著作。它是把介绍世界文学大师及其名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对大师及其名著进行评介、赏析，一举三得，三位一体，三管齐下，使人们在了解文学大师之后，欣赏到大师的名著。由于文学大师的局限（历史的、环境的），大师的名著在艺术上也定有不同。既使同出于一位大师之手，有的作品是千古绝唱，有的则是昙花一现；因此，在编纂这套丛书的时候，我们经过再三甄选、反复斟酌才取舍的。入选的大师，未必十全十美；未入选的大师，也不一定没份量——这多少于编者的情愫有关。有些人选的名著，由于精华和糟粕共存（如薄迦丘的《十日谈》），我们只入选了精华部分。我们的宗旨只有一条：忠于艺术，忠于历史，实事求是，尽量完美。我们的原则也只有一条：不以编者好恶人选大师及大师们的名著。

赏析方面的著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偏颇和缺点在所难免。加之今日之学者，大多采用当今文学评论最新观点和方法，争议和不成熟也是有的，请读者匡正、赐教——权且把名著的赏析当作一块砖吧。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得到了国内文学艺术界、文学评论界、出版界、在京各大院校师长们的指导，并参照了一些师长们的著述和观点，在此深表敬意和谢忱，并恳请广大读者特别是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95. 3 于北京

目 录

5 薄伽丘

1.1 薄伽丘及其文学成就	(1)
1.2 十日谈	(3)
1.3 《十日谈》赏析	(7)
1.4 夏泼莱托	(12)
1.5 关于“圣徒”	(17)
1.6 教皇宫廷	(21)
1.7 教皇宫廷的写照	(23)
1.8 戒指的故事	(25)
1.9 戒指与智慧	(26)
2.0 修士好色	(29)
2.1 “修士好色”评析	(31)
2.2 神父判官	(33)
2.3 骄淫的“神父判官”	(35)
2.4 落荒奇遇记	(38)
2.5 “落荒奇遇记”赏析	(41)
2.6 两个男人和一个贞妇	(43)
2.7 读“两个男人和一个贞妇”	(48)

2.8 理查失妻	(52)
2.9 “理查失妻”赏析	(56)
3.0 给耶稣戴绿帽子	(59)
3.1 关于“给耶稣戴绿帽子”	(62)
3.2 登天与成仙	(67)
3.3 评“登天与成仙”	(70)
3.4 炼狱	(72)
3.5 “炼狱”赏析	(79)
3.6 魔鬼与地狱的结合	(82)
3.7 侍奉天主	(85)
3.8 “绿鹤”题记	(88)
3.9 绿鹤	(89)
4.0 “绿鹤”赏析	(94)
4.1 花盆的故事	(98)
4.2 “花盆的故事”赏析	(100)
4.3 西蒙巨变	(102)
4.4 “西蒙巨变”赏析	(106)
4.5 火刑柱下的恋曲	(110)
4.6 “火刑柱下的恋曲”赏析	(113)
4.7 有情人	(115)
4.8 “有情人”赏析	(118)
4.9 费德里哥的故事	(121)
4.9 “费得里哥的故事”赏析	(125)
5.0 菲莉巴胜诉	(127)

5.1 “菲莉巴胜诉” 赏析	(129)
5.2 羽毛变木炭	(131)
5.3 读“羽毛变木炭”	(134)
5.4 圣洁的修道院	(136)
5.5 “圣洁的修道院” 赏析	(138)

6 薄伽丘

1.1 薄伽丘及其文学成就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也是近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茅盾先生称他为“文艺复兴最大的功臣”。

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一个富商跟巴黎一个女子姘居的私生子。长大后父亲先后安排他经商、学法律，但他却坚决地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他的许多作品，如骑士传奇式的散文故事《菲洛柯洛》、长诗《泰萨伊达》、牧歌式传奇《亚梅托的女神们》（1341）、长诗《似真似幻的恋情》（1342）、《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5）、小说《可爱的菲亚美达》（1345），据说都是为他所爱的那不勒斯亲王的外室的女儿玛丽亚（假名“菲亚美达”）而写的。

不过，薄伽丘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作品是《十日谈》(约1348—1353)。这部近七十万言的巨著，是人文主义者向封建主义精神堡垒冲锋陷阵的响彻云霄的号角，是向束缚西方人民近千年的宗教神学统治的大无畏的挑战，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杰作，是西方近代渎神文学的第一面光辉旗帜。恩格斯曾这样谈到薄伽丘作品的反教会意义：“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政治地位。……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透露得更清楚了。”在中世纪的欧洲，与封建政治合流的、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基督教会，变成了中世纪封建统治的工具，宗教神学成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及僧侣成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为了封建统治，天主教会大肆宣扬蒙昧主义、禁欲主义、来世主义，大树特树教会和神学的绝对权威，扼杀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性。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新兴市民阶级要发展自己的时候，面临着反封建反教会的历史使命，而反封建就必须反教会，必须揭露教会及僧侣的真面目。因此，生活在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对教会、教士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嘲弄和讥讽，其胆识非同寻常，其伟大意义也不难了解了。

《十日谈》中有一些关于性爱、情欲的描写，或曰“色情描写”。封建卫道士们借此对《十日谈》大肆攻击，诋毁和禁止，庸俗之辈则眼光只盯着这部分内容而不及其它。其实薄伽丘写及这些，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是为了揭露天主教教士宣扬禁欲主义的伪善，二是为了说明爱、情、欲都

是人之天性，不是什么罪恶和丑事，说明人有权利争取人性的发展和幸福，不能听从禁欲主义的戒律而把人的幸福（包括爱情、性爱的幸福）变成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僧侣们的特权。所以茅盾说，《十日谈》有些故事“虽然披着‘色情描写’的外衣，然而它的意旨却严肃端正得很。”薄伽丘对此也说过：“只要措辞妥当，天下是没有什么事情讲不得的，而我自信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得体。”“卑鄙小人怎么也不能领会一句话里的好处，金玉良言对他们完全没用；反过来说，有德的人即使听了…句并不最正经的话，也不会因之就减损了人格”，他讥笑有些人“自命正经”，“把语言看得比行为更重要，只想要表面上装得规矩，而骨子里并不这样”。

《十日谈》取材东西方传说、故事、轶闻及现实生活，薄伽丘说：“这本书里讲了一百个故事——或者是讲了一百个‘寓言’，一百篇‘醒世小说’，一百段‘野史’。”《十日谈》内容驳杂，故事长短不一，思想高下不齐，也不可否认有些较粗俗的描写。我们讲的是其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一些故事，首先从作为全书“框架”的“总故事”讲起。

1.2 十日谈

温文尔雅的女士们，你们天性富于同情，因此读到这开头的故事，不免会觉得太悲惨了。不过这凄惨是暂时的，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高山就是赏心悦目的欢乐境界，这就是苦尽甘来的道理。我不愿让你们

难受、掉泪，但不回顾一下悲惨的过去，我怎能让你们弄清那许多欢乐的故事的来龙去脉？

那是1348年初春，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瘟疫。这场瘟疫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不过，东方的瘟疫是病人鼻孔出血而死，这儿却是在病人的腹股沟和腋窝下长起鸡蛋大小的瘤子，然后全身出现黑紫斑，大多数在三天内死亡，能治好的极少。

这瘟疫极有传染性，一接触病人或其衣服，就会受感染。过不多久，死人愈来愈多，有些家庭全家死光，有些只剩下一个人，尸体到处堆积，简直来不及埋葬。全城十室九空，活着的人们心里惊恐不安，担心不知哪天自己也会大祸临头。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清心寡欲，克制自己，尽量与外界隔离。另一些人躲避瘟疫，逃到城外，只顾自己一人安全。还有些人则抓紧机会，狂欢纵欲，为所欲为。

一切法纪圣规都荡然无存，神父和执法也都死的死，病的病。社会风气完全变了：人们都变得自私冷酷，连家人、亲人、夫妻都互相舍弃；与此同时，及时行乐的人愈来愈多，淫荡成风。一人病倒，无人照顾，贪图高额报酬而来服侍的人也很少了，因为染上病而死去，赚再多的钱又有何用？于是，又出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风气：不管怎样如花似玉的高贵女人一病倒，只能雇一个男仆，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男子，她都毫不在乎地解开衣裙，把什么地方都在他面前裸露出来。这也是迫于无可奈何。这样的女子即使活了下来的，品性也就不再那么庄重了。

上帝对人类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有些地方也怪人类太狠心了。每天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尸体。那时死一个人，就

像死一只羊。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再没有忍耐力的、没有教养的人，都能对一切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了。人们再也不愿从事劳动，只顾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是多么活泼的青年，美丽的姑娘，早晨还在同亲人一起吃点心，夜里可能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里跟祖先一起用晚餐了。

这样，由于恐怖的瘟疫和人们对病人置之不管的态度，佛罗伦萨城里，从三月到七月，死了十万余人，也就是说，每天平均要死近千人！

讲起这些悲惨的故事，我感到心酸。不过，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在冷冷清清的教堂里发生的事，使我看到了转机。这里来了七个年轻女子，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八岁，都长得十分美丽，而且都出身高贵，仪态优雅，很有教养。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叫“潘比妮亚”——我这里不得不用假名，因为我怕下面记录下来的她们的故事，日后使她们感到不好意思，更不愿提供机会，让爱中伤和挑剔别人的人抓住把柄，破坏这几位小姐的名声。这个潘比妮亚小姐对大家说：“一个人尽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原是天赋的权利，因此，我们为了保全自己采取于人无损的办法，无疑是合情合理的。现在这城里，到处不是死人，就是罪人。能跑的人几乎全跑了，留下来的许多人，日日夜夜纵情吃喝玩乐，连幽居的教士，也认为别人做得的事，他们同样做得，因此也去追求肉体的欢乐。为了逃避这场灾祸，人们都变得荒淫无度了。既然明摆着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我们还指望什么？因此，如果我们不想坐以待毙，我提议不如趁早离开这城市，到乡下我们的别墅里去。不过，我们也要象逃避死神那样，避免人们那种堕落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乡下由着自己

的心意寻求快乐，但是并不越出理性的规范。如果你们同意，就让我们逃出城去，从这家别墅走到那家别墅，趁这大好时光，好好享受一番。我们这样正大光明地出走，不见得比许多女人放荡不羁地住在城里更不好。”

听了她的话，大家不仅都赞成她的提议，而且钦佩她的见识。她们讨论起了具体办法。有人说，没有男人的帮忙，女人做事难得有始有终。这时恰好来了三个青年男子，他们在大难当头的日子仍燃烧着爱情的火焰，三人的情人正好就在这七个小姐里面，而其余的几位小姐也跟他们有亲戚关系。她们把刚才的讨论向他们一说，他们也都完全赞成。这样，第二天，他们十人就带了各自的一名仆人，携带一切必须的东西，离城出走了。

他们来到一座预定的别墅。这别墅坐落在僻静的小山上，草木葱郁，景色秀丽，鸟语花香，风光如画。宅邸周围，有小溪清泉，花园草坪。室内装饰华丽，清洁典雅，处处有鲜花。这时，潘比妮亚和一个男青年都说：来到这里，就该把愁苦抛到城里，纵情地欢乐；但凡事没有制度，就不能持久。为了能长久地快乐，他们一致同意潘比妮亚的提议，大家推出一个领袖，作为“女王”或“国王”，专门筹划、领导大家怎样过得更欢乐。为了使每个人，不分男女，都能体验统治者的责任和光荣，也为了免除互相妒忌，领袖的任期规定为一天。第一个由大家公推，以后的继承人由这一天的领袖指定。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轮流体味这种操劳和光荣。

大家公推潘比妮亚为第一天的“女王”。她立即担起责任，把男女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房间里，又指派仆人们分别担任总管、财务、采购、厨师、卫生、联系等工作，还规定外出联

络的仆人回来后只许带回来愉快的消息。他们十人早晨在花园和林间散步游玩。早饭后聚集在铺满花朵、陈设豪华的厅堂里，跳舞弹琴，唱着情歌。午饭后午睡到三点钟，大家就到丛林中浓荫蔽日、绿草如茵的草坪上，席地围坐。这里逼人的暑气无法袭来，四周万籁俱寂，只有橄榄枝上蝉声阵阵。“女王”建议，这时十个人每个人讲个故事，使大家全都能得到快乐，不像下棋掷骰子之类的游戏，总有输的一方，不免精神懊丧。这样，一个下午可讲十个故事。到了晚间，太阳下山，暑气已退，大家就自由活动，爱到哪儿，爱作什么都可自便。

他们一共在这里呆了四天，又在另一个别墅呆了十一天，总共呆了十五天，除来的那天和中间星期五、星期六全天两次游乐外，共讲了十天，每天十个故事，合起来就是一百个故事，这就是“十日谈”的由来。

第一天的第一个故事是“女王”指定的一位小姐讲的，然后按座位其余九人轮流讲述。每个人讲故事之中或之后，大家或叹息，或评议，或气愤，或笑得前仰后合。

1.3 《十日谈》赏析

《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相当于一百篇长短不等的短篇小说。这一百篇小说相互独立而没有情节、人物上的联系。从这点上说，这部书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薄伽丘却用这开端的“总故事”，把一百个故事联系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既相

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大概是借鉴了东方的《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的办法吧。《十日谈》中有少数故事甚至直接转述和取材于《天方夜谭》，但薄伽丘的这个总故事，比起《天方夜谭》中那个聪明的山鲁佐德给国王讲了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引子来，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山鲁佐德为国王讲故事因而逃脱了被杀的命运，反映了专制国王的暴虐荒淫和这个女子的智慧，那么，《十日谈》的这个总故事是更加发人深思的了。

这个总故事讲的是1348年佛罗伦萨的一场瘟疫。据考这一年佛罗伦萨确实发生过一次鼠疫，但小说写十室九空、尸堆如山、四个月内死了十万多的如此大规模的严重瘟疫，与其说是记实，不如说是一个象征。薄伽丘以恐怖的瘟疫象征当时教会的恐怖统治，以瘟疫病毒的传染作为神学流毒的写照。作者说这瘟疫从东方首先发生，后来传播到西方，这又跟发源于东方而后传播到西方的基督教流传过程暗合。作家写摆脱瘟疫后的男女立即置身于百花盛开、美不胜收的自由自在的新世界，更是意在说明人们一旦摆脱封建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的控制束缚，就会发现春意盎然的自由幸福的新天地。薄伽丘把教会的统治喻为瘟疫，称为“浩劫”，直截了当地说，这“除了说明上帝对人类真是残酷到极点，还能怎么说呢？”这都鲜明地表达了作家对教会统治深恶痛绝的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态度。小说以瘟疫为大背景来展示十个男女脱离瘟疫后的自由和欢乐，就使封建神学统治同人文主义的新世界这两者间的对比极其分明。作家描绘的这些男女自己选择和安排的充满自由、欢畅、友谊、爱情、人性、人情的幸福生活，正是人文主义理想的象征。正因此，《十日

谈》的总故事，才真正成了整部作品内容上的一个总体象征性的概括和提示，而后来十个男女所讲的故事，则是这个总的象征性概括和提示的具体化和生动形象的说明。

薄伽丘在总故事中，还赋予受瘟疫威胁并终于摆脱了瘟疫毒害的这十个男女以一种新的意识——“超俗意识”。瘟疫蔓延，浩劫发生，大难当头，这生死攸关之际，世俗的人们怎么办呢？社会普遍流行的风气是什么呢？小说明确地写出，这时人们的普遍风气，一是自私冷酷，二是纵欲淫荡。作家写道：“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姐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教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这说明在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禁锢压制下，人们普遍地丧失人性，变得冷漠无情，自私残忍了。与此同时，另一种风气也日益弥漫，“越来越猖獗”，这就是另一些人“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置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他们果真照着他们所说的话实行起来，往往日以继夜地尽情纵饮，从这家酒店逛到那家酒店，甚至一时兴来，任意闯进人家屋里，为所欲为，也没有人来阻拦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活了今天保不住明天”；“不仅是世俗的人们，就连幽居在修道院里的修士，也认为别人做得的事，他们也同样做得，因此竟违背了誓言，去追求肉体的欢乐。所以，为了逃避这场灾祸，人们变得荒淫无度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教会是大肆宣扬禁欲主义的，

但结果却是导致社会风气的堕落，淫荡成风，不管僧人俗人，都“变得荒淫无度”、“去追求肉体的欢乐”。这是揭露很深刻、也颇发人深思的。

但故事中这十个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男女，却面对这自私和荒淫的社会风气的猖獗；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不浑浑噩噩，不媚俗取宠，表现了独立的主体意识——超俗意识。潘比妮亚是这种意识的代表和表达者，她说：“尽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原是每人的天赋权利。只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风俗人情甚至容许杀害一个对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如果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尚且能够容忍这种行为，那么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采取与人无损的手段，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了。……如果分明是那么一回事，那我们还留在这儿干什么？我们还指望些什么？我们还梦想些什么？……生命力对我们难道就不及对别人那样可贵？或者说，难道我们竟认为我们的生命比旁人强，所以用不着害怕灾祸会落到自己身上来？我们错了，我们上当了。要是我们真这样想，那是多么糊涂呀！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年青的男女在这一场可怕的瘟疫中送了命，那就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在领会了作者笔下“瘟疫”的象征意义以后来读这段话，那就不再难了解，这是封建专制和宗教教会禁锢压迫下的人们对人性尊严和人的权利的呼唤，是对吃人、杀人的法律和制度的控诉，是对“风俗”和“习惯”势力的蔑视，是觉醒者的反思，反抗者的召唤。“我们错了，我们上当了。”这是掷地有声的告别昨天的宣言，是人文主义者走向新世界的起点。

人文主义者要求解放人性，保护自己，爱惜生命，享受人生，但这决不同于唯我主义者的自私冷酷和纵欲主义者的

淫靡堕落，也决不是违背理性的“及时行乐”。潘比妮亚说：“就像逃避死神那样，人们那种堕落的生活，我们也要避免；……我们可以由着自己的心意寻求快乐，但是并不越出理性的规范。”这就异常明确地把《十日谈》反封建反教会的人文主义思想生活原则同封建教会禁锢本身所固有的和必然导致的极端利己主义和荒淫无度的反理性的纵欲主义区别开来了，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者超俗而非媚俗，出污泥而不染而非随波沉浮的精神。

在形式上，《十日谈》的总故事为整部小说的结构提供了一个“框架”，所有后来所讲的故事都是在这框架上生长的血肉。依靠这总故事，《十日谈》的故事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结成了一体。《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是采取“ 10×10 ”的结构，而这“ 10×10 ”正是总故事的框架作用的体现；没有总故事，就不会有十个人，不会有讲故事的十天，也不会有每天十个故事。所以这三个“十”都源于总故事这个“一”。这就是框形结构在形式上使小说达到的统一。

在总故事的开头作者说：“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攀缘的艰苦就换来了加倍的欢乐。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意想不到的快乐。”生活于中世纪的薄伽丘，深知专制和教会造成的恐怖和黑暗，但他已感受到人文主义新世界的躁动，他越过满目疮痍的高山，看到了阳光普照、风光无限的大地，他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正是早期人文主义者的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使他的小说洋溢着新的情感、新的感觉和新的观念，使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完整而和谐的。